

《我执》 为什么是伊斯坦布尔？

文|小温

这是一本可以反复阅读的书。对，我突然想到它像极了卡尔维诺那本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我有一次出门远行时带着卡尔维诺，他写每一座城市都像是在写威尼斯，而我每一次翻开它都像是在阅读一本崭新的书。

和卡尔维诺一样，梁文道也迷恋于讲述一座城市，对他而言那是伊斯坦布尔，回忆中的，作为废墟出现的，唯一的，伊斯坦布尔。

“于是你来到了伊斯坦布尔，‘就在那边的城’。没有人会以为你问的是另外一座城，世上只有一座城市：伊斯坦布尔。何等骄傲的一个名字，城就在那边。”

于是，梁文道代替了卡尔维诺，《我执》代替了《看

不见的城市》，伊斯坦布尔代替了威尼斯。这些他发表在香港报纸专栏上的虚拟散文，仿佛一个个梦境，每次见到都似曾相识，但又有些细微的变化，于是每次阅读都成了一次新的开始。

遇到这样的书是一种幸运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可以永远讲下去，在故事里你看到了世界的无限大。可是，梁文道不同意我这样想。“你所见到的，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；你以为是自己的，只不过是种偶然。握得越紧越是徒然。此之谓我执”，他一棍子这样打下来，看书的人会痛上一痛，然后，继续在文字里做梦。

如果见到梁文道，一定要问问他，为什么，为什么是伊斯坦布尔？



《我执》 有没有那个红衣女郎？

文|湖一刀

邓小桦是个“写诗搞文学的香港黄毛丫头”，说起梁文道，她一脸痴迷：“当时在香港一家财务不断传出问题的报刊上，出现了‘秘学笔记’这个专栏，让城中的文艺青年像染了毒瘾一样追看，每次谈起那些语气平静的文章时我们都激动得语无伦次。”

这当时，其实不遥远，不过两三年，是2006年到2007年间的事，梁文道早已暴得大名。这份发行量很少、随时可能倒闭的报纸，叫《成报》，杨澜夫妇染指过，后来甩卖给了落网的富豪覃辉，一直很差钱。梁文道肯屈尊开个专栏，据说是受了某文坛前辈的邀约，推辞不得，想去，就模仿《恋人絮语》来写“秘学笔记”，却不料被人说成“写得比罗兰·巴特还要好”。

“秘学笔记”，有人当作爱情故事，有人当作忏悔录，有人则干脆当八卦来读，在豆瓣网上孜孜寻觅那个“他”。晚辈邓小桦也从中读出了“最最私密的梁文道”。这个梁文道敏感、柔软、细密又极其脆弱，会像失恋者一样呓语：“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有个女孩天天到我那里过夜睡觉我们甚至不时拥抱。”和凤凰卫视上的知道分子形象相去甚远。

今天有人来打听，梁文道是否来了杭州？

听说过他要来，有家书店还早早出了预告，说届时有个梁氏讲座。

杭州，梁文道来过许多回了。有一年中秋过后，落叶飘零，梁文道看到扫得干净的马路，就摇头：“杭州总是旧时好。”他“始终想念那年初访孤山，满地红叶的萧瑟”，那是《陶庵梦忆》里的杭州，吴文英词中的杭州，也是他寻梦的杭州。

如果是索引派，会发现有一年，梁文道是和“他”一起来的，不过杭州留给他的，是“痛苦回忆”。梁文道也有断袖之癖？别人要对号入座，梁文道却笑着摇头：纯属虚构。一句话颠覆了所有猜想。

从前的“秘学笔记”，结集成册，就是这本《我执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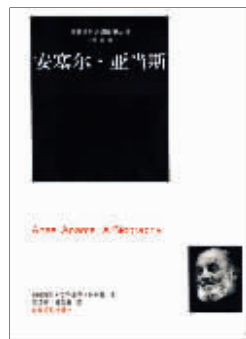
前几天，有人来打听，问哪里能买到这本“秘学笔记”，末了，神秘兮兮地说：听说是窦文涛写的，是泡妞的书，有没有那个红衣女郎？看来还是泡妞的窦文涛出名，同是凤凰卫视名嘴写书的梁文道，也就一干文艺青年追捧。



《亨利·卡蒂埃-布勒松》
作者：阿苏利纳(法)
译者：徐振辉



《沃克·埃文斯》
作者：拉思伯恩(美)
译者：宋沈黎 周景行 魏静



《安塞尔·亚当斯》
作者：阿林德(美)
译者：蔡海燕 刘云雁

出版社：浙江摄影
出版时间：2009年4月

《世界摄影大师传记丛书》 镜头后面的那些脑袋

文|米塔

在人手一只相机的时代，摄影家还是如此神秘稀缺。生活在上个世纪的摄影家沃克·埃文斯对此有过一个很好的说法：“人们总是问我用什么相机拍摄，其实拍照的不是相机，而是……”他用食指轻敲自己的脑袋。

那么这些摄影家的脑袋，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最近出版的一套摄影家传记，让这些在摄影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字，不再是“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”标签。第一辑有三本，《安塞尔·亚当斯》《亨利·卡蒂埃-布勒松》《沃克·埃文斯》，摆在书店里很不起眼。没有时髦的腰封，没有名人推荐，也没有很多图片在里面。但看了太多拷贝粘贴出来的人物生平，这套从摄影研究者顾铮自己的收藏品里精选出来的系列传记译著，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，都体现出一个狮子座男人对品质的挑剔，堪称享受。

福拜楼和埃文斯、波德莱尔和布勒松……种种与摄影有关的历史细节、故事轶事，如经纬交错，为传奇的诞生编织出时代之网。